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EIMANZHENGQUAN

伪满政权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 | WOSUOZHIDAODE
WEIMANZHENGQUAN

伪满政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钟文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1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759 - 0

I. ①我… II. ①钟… III. ①伪满洲国 (1932) —史料
IV. ①K265. 61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278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胡福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34.25 字数: 49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百年中国记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太华

副主任 卞晋平 王国强 方 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
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 华 谭锦球
翟卫华 陈惠丰 韦建桦 张研农 陈建功 南存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左东岭 龙新南
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 春 刘兆佳
李 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 辉
汪 晖 张 皎 张廷皓 张晓林 陈 力 林 野
单霁翔 赵 卫 赵长青 俞金尧 施荣怀 袁 靖
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
彭开宙 葛晓音 韩 康 廖 奔

主 编 陈惠丰

副主编 刘晓冰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
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段 敏 高 贝
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

CONTENTS 目 录

第 1 章 伪满政权出笼全景 1

溥杰自述 / 2

伪满政权始末 李士英 / 43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

王稔五 / 71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 金名世 / 79

日伪“国旗”怪态 宋淇涵 / 90

第 2 章 伪满“宫廷”见闻 97

伪满皇宫见闻琐记 孙耀廷 / 98

伪满宫内的形形色色 万嘉熙 / 103

伪满宫廷见闻琐记 孙喆姓 / 116

我的宫中生活 李玉琴 / 153

伪满十七名大臣高官琐闻 杨冰石 / 184

第3章 日本对伪满的幕后操纵 197

日本控制伪满的实况 王贤伟 / 198

伪总务长官是个什么角色 王贤伟 / 230

伪总务厅文书科是怎样准备火曜会的

荒川秀次 / 234

伪满“涉外”史料琐忆 宋淇涵 / 236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 王子衡 / 252

日伪推行反动民族政策及其后果 王之佑 / 257

日本推行民族离间政策的几个具体事例

爱新觉罗·溥杰 / 262

关东军的兴亡 高丕琨 / 264

日本殖民统治控制下的伪满军 王贤伟 / 296

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侧记

张大光 / 324

第4章 日本对伪满的掠夺 329

我所知道的日满议定书附件的内容 阮振铎 / 330

日寇在伪满进行掠夺的“三光”政策

王子衡 / 336

伪满时期对于东北粮食统制和掠夺 刘德权 / 354

日本对东北人民的粮食掠夺 黄富俊 / 375

日本殖民者榨取农产品 金名世 / 392

日本如何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 曲秉善 / 394

第5章 日本对伪满的“开拓政策” 与精神压迫 413

日本怎样在东北执行移民计划 黄富俊 / 414

日本“开拓团”和移民的实况 谷次亨 / 424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 谷次亨 / 439

伪四省“开拓政策”的执行情况 曲秉善 / 448

伪东安、间岛省的日本移民 歧部与平 / 454

伪满四省执行奴化教育实况 曲秉善 / 456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教育 薛蓝石 / 462

目 录 CONTENTS

奴化教育亲受记 张德伟 / 487

狠毒至极的“保安矫正法” 董孝友 / 527

记日伪监狱见闻三事 张大光 / 530

从弓长岭辅导院看“矫正”的实质 刘殿凯 / 534



第1章 | 伪满政权出笼全景

文史资料
百部经典文库

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

WOSUOZHIDAODEWEIMANZHENGQUAN

溥杰自述

溥杰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和溥仪一样被当作封建帝业的继承人来培养。他自述从皇亲变为公民的经历，真切感人。

家庭环境与教育环境

1907年我出生时，虽已届辛亥革命的前夕，但也正是我的父亲载沣要当监国摄政王的前夜，我家正在走着“上坡路”，所以我自幼就在使奴唤婢的环境中，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即在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的统治虽被推翻，但在“清室优待条件”的护符下，仍旧可以关上家门继续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尽管如此，从我的祖母、父、母直到老妈、太监等为止，却天天在赞颂过去，不满现在和幻想着将来。例如对“太汗老佛爷”——努尔哈赤怎样以“七副遗甲起家”，康熙怎样亲征准噶尔，乾隆怎样六度“南巡”，同治怎样“中兴”，甚至对西太后的日常生活之类话题，都津津乐道，听者则眉飞色舞。谈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或袁世凯等，便会垂头丧气甚至咬牙切齿。谈到“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人心思旧”等便又会生出否极泰来的幻想，认为前途大有可为。

家庭环境如此，教育环境更如“火上浇油”。例如我的家塾老师赵世骏老先生，我因陪溥仪读书（当时叫作“伴读”）得受其熏陶的陈宝琛、朱益藩“两位帝师”等，都是以“不食周粟”自命，以至死不剪辮发为“荣”的顽固人物。他们都善于假孔孟之说，结合帝王将相的反动历史观来颂扬清王朝的统治，同时还会利用北洋军阀的黑暗面以攻击辛亥革命，嘲骂孙中山先生及一切新事物。我记得在我10岁左右，当赵老师给我讲《大学》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段时，便广泛联系到“清室逊政”和军阀的混战，慨叹地说：“变法图强就是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就因‘群龙无首’，所以内忧外患才相逼而来……”我就问：“如果拿现在的军队和外国打仗，绝对赢不了吗？”他沉痛地说：“你不要看‘同室操戈’闹得火热，一碰到列强，能支持十分钟就是好的！”这种“十分钟亡国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陪溥仪在“毓庆宫”读书，陈宝琛曾在教《御批通鉴辑览》讲到少康的八旬老臣靡奔有鬲氏借外援中兴夏王朝的那一段时，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诸如此类的熏陶教诲，不独增长了我对中华民国的仇恨，也助长了我借助外援恢复帝业的痴心妄想。

至于我当时的社会关系，可以说除了前清的王公，就是“逊朝的遗老”。王公贵族们除了讲究磕头请安的繁文缛节外，就是比较吃喝穿戴，再不然就是追慕过去和嘲骂现在。“遗老”们则是惯于在咬文嚼字之中，把自己怀旧仇新的顽固理论，加以“经典化”，使我们听着仿佛是既有道理又有根据。总之，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在英美和日本之间彷徨

在当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曾使我最醉心的是英国。主要的原因是溥仪的英人教师庄士敦的关系。我和英国人的接触比较多，觉得英国是君主制度，人又有“绅士”风度，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英国虽吞并了

印度，但印度的各公侯依然存在，认为这是“肚量大能包容”。其次是美国，虽然他们较英国人粗野，不太懂得礼貌，商人气息特重，但美国始终在中国“没有租界”，用九国条约“救中国免于瓜分”，而且大量“培植中国的人才”，确够得上“堂堂大国”。再其次才是日本，虽然阴狠狡诈，肚量小，不大方，而且国小民贫，但是个君主制度的国家，纵比不上英美，然“明治维新”则是我所向往的。

以上只是我在幼时主观上的一种模糊感觉。

我17岁结婚之后，因为成了家便是“成了人”，对外面的交往面加宽，溥仪潜住天津，庄士敦也回英国，所以美国的朋友逐渐增加。那时我认为美国人较英国人的绅士架子小，对于前清“贵族”的“尊敬”“重视”的程度，并不“落后”于英国人。例如，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上尉武官康士丹，就是和我在一家茶会上仅仅见面一次，便成为经常往来的“好朋友”。尤其是他能以中国话讲《聊斋》，确实使我钦佩。又如曾给慈禧画过像，见了人总是赞扬西太后的柯尔老姑娘，能唱昆剧《琴挑》的何斯太太，中美通信社的克德益，等等，都是时常和我一起吃饭、看电影和到北京饭店跳舞的朋友。

至于日本人，除了和肃王府有密切关系的小平、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夫妻和能说中国话的池部参赞之外，尚无更多往来。

封建主义思想对我的“加工”

由于交际范围的扩大，我逐渐觉得那些王公们，除了会在家中摆“皇族”的架子，在社会上会吃喝玩乐以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而且坐吃山空，普遍走着下坡路。甚至有的不靠典卖、借贷便无米下锅；有的因盗卖祖坟弄得满城风雨；有的卖了府邸还不够还债；有的甚至拉上洋车。总之，我也认识到这些人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至于那帮“遗老”——包括所谓“遗少”在内，我也渐渐认为他们除

了吟诗弄文，以嬉笑怒骂来自慰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之外，也没有什么本事，而且大半是死气沉沉，只有满腔“愚忠”，并无半点实力，有的甚至一方面拿中华民国的钱，一方面求清室“小朝廷”的“荣典”。我感觉到专靠这帮人也断难成事。

因此，使我在当时可能接触的范围内，嗅到一些“新鲜”气味的，除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特务“人才”之外，就是一些“半缠足”式的“高等华人”。如青年将军张学良，青年外交家顾维钧，提倡“新文学”的胡适等，这些人都是我趋慕的对象。此外，如标榜不吃军阀饭而甘心给外国人做事的陈贯一，社交老前辈的唐在礼太太，为社交界所公认的陈大姐，不太会说中国话的马赛黄，被誉为“开明贵族”的豫亲王太福晋，等等，都是和我时常见面的“新”朋友。

这时，我在封建思想的基础上，又涂上了由恐帝到崇帝的一层色彩。把不甘灭亡的盲目挣扎，从幻想阶段向前推进到将要实际行动的阶段。

（1）想当军阀和决定赴日留学

我在20岁的时候（1926年），由陈贯一夫妻介绍，在北京饭店舞场中认识了张学良。那时，因为复辟的幻想接二连三地在实际面前落了空，我已认识到专凭过去的家世地位，断难恢复一姓的尊荣；没有枪杆子在手，一切全做不到。于是对于北洋军阀的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的权势，生出羡慕之情。对于“青年将军”张学良的一举一动，我都非常留意，大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乃至和张结识之后，亲眼看到他“一呼百诺”的威风，到处受恭维的地位，越发认为只有大权在握才能出人头地，做出大事。当时，张的一颦一笑都给予我深刻的影响，我还累次三番地向他表示“投笔从戎”的愿望。因此在他招待我赴南口参观打退冯玉祥军队的“战绩”时，我曾认为是莫大的“光荣”。在1927年张赴河南指挥作战时，我经常去信慰问，常寄书籍、画报等博其欢心，还曾要求到前线看望他。这要求虽然遭到拒绝，但对于他信中“……弟之勇气甚可嘉也”的一语，颇抱自豪之感。后来他对我说：“你既这样想当军人，可以投考讲武堂，我负责让你进去……”说完，他又翻开西服上衣，指着挂在内兜上的一个

徽章说：“这是‘同泽俱乐部’的徽章，在奉天看戏、看电影都不用花钱。”更使我对于当军人抱了种种幻想。

1927年奉军因受到北伐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的四面围攻，决定撤退关外时，张曾给我打电话，劝我可偕全家暂赴天津外国租界躲避，理由是“冯玉祥来了，你们很危险”。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不觉气急败坏地连声问他：“你走了，我上讲武堂的事怎么办？”最后，他不耐烦地说：

“你的事好办，你到天津可以住在法租界我二太太的家中，等有机会到奉天来好了。”我无法，就恫吓我的父亲，非要去天津暂避不可。于是我们全家就搭乘奉军撤退的兵车，到了天津。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住于溥仪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我和我当时的妻子唐怡莹住在张的姨太太——谷瑞玉的家中。住了几个月之后，谷瑞玉要回奉天，我就在唐的怂恿之下，给我的父亲载沣、哥哥溥仪各留下一封信，就不辞而别。我父亲看到我的信，就和我哥哥商议办法，结果托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电请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署将我监视。我们所坐的日本货船——天潮丸——一到大连，就有一名日本翻译（中岛比多吉，后在伪满给溥仪当过伪“执政的操线者”，后来又在伪国务院工作过）带着四五名日本警察，气势汹汹地登船检查。他们一眼看到我，就问：“您是从天津来的溥仪前皇帝的令弟吗？”我知不能隐瞒，只得说“是”。中岛说：“请您先到星浦大和旅馆歇一歇。”这时，张的姨太太和唯一的“日本通”周培炳都惊慌失色，但又无法阻止，于是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都到星浦去。”我就在日本警察“软架”之下，登上小汽船。到旅馆刚坐定，中岛就从衣兜掏出一封电报给我看。电报大意是“前皇帝之弟溥杰到大连后望妥为监视，当有人往接，请暂使在大连少候”。中岛面带阴险的微笑说：“大概是请您不要去奉天，暂在这里住几天的意思吧。”我无法，只得说：“好吧，等天津来人后再商量吧。”

当天晚上，张的姨太太和周培炳等十几个人都来到星浦大和旅馆。他们请我吃了一顿晚餐。当时虽然没有日本的警察在侧，但大家都在“矮檐”之下，敢怒而不敢言。临别时，周培炳等安慰我说：“没有关系，我

们回到奉天之后一定想办法……”我因为知道张学良平日对日本“又恨又怕”，只能感谢他们的好意而不敢相信这种好意的效果。记得有一次在张学良处看讲武堂某期肄业学员的相册，张指着其中的两名说：“他们都是朝鲜人，因为恨日本才改名到讲武堂来。”说完，又正颜厉色地对我讲：

“这件事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讲，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他们就没有命了。”这是我认为张怕日本人的一个原因。还有一次，当奉军在北伐军的压迫下节节失利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出兵侵占了济南。这时我们都在张家看报纸，忽听张厉声怒骂，因为他看到了报上刊载的一幅日本兵将中国人绑在木桩上进行残杀的照片。此外，他还曾谈到，当张作霖在击破郭松龄叛乱到旅顺向日本关东军致谢时，日本人问张旅大的建设如何，张答很好。日本人又问，您对于收回旅大抱有怎样的想法？张答以“唯其是建设得很好，所以我们要收回”。他很激动地说：“老将回答得很好……”这是我知道张学良深恨日本的又一面。

我在大和旅馆度过了十来天的软禁生活。每天总有会说中国话的警察轮流到我屋中来闲谈，中岛也来过几次。他们坚嘱我不要对报馆记者谈什么，说是怕引起中国方面的误会。我倒是很忠实地遵守他们的约束，每当有新闻记者来时，我就坚持着“可照相，决不开口”的方针。我不懂日语，他们一对我说话，我就按铃找日本警察。

日本警察领我参观了海产馆等，还领我到大连市郊溥伟（前清恭亲王，当时在大连做“寓公”）家一次。他一见我就哭了，并称赞我有“志气”，还说他抛弃北京的王府生活，流寓青岛和大连，是与中华民国不共戴天。言下颇有自矜之色。但当我把他引为“同志”，向他求教应不应该乖乖回去时，他又大耍滑头，说：“有人来接，怎能不回去？”把我弄得不知怎样做才算对。

最后，接我的人来了，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后在汪伪政权中当了汉奸）。他见了我，先恭维一番，结论是：“何必给张学良当部下，直接到日本人陆军士官学校有多好！”我终于和他一道又回天津。

回来以后，溥仪也对我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做事，我可

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校，可以给你聘请日文教习……”于是我便每日在我哥哥家中学习日本语。

（2）日本的贵族学校——学习院

教我日语的家庭教师名远山猛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介绍给溥仪的。那时他在天津日侨学校教中国语。他是一个身材矮小、蓄短须的典型日本人。他很健谈，一开口就是日本的“武士道”与“大和魂”如何如何。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夸示他因经常钓鱼而被日光晒得铁黑的皮肤，说：“我就是日本的姜太公啊！”说罢，哈哈大笑。经常好说吉田茂怎样敬重他，怎样有人称他为“国士”。其实他正是一个“中国通”“小浪人”。他对溥仪非常“恭敬”，对给我当教师，特别是对我的赴日留学，更感兴趣。因此他不但以教好日语为己任，对于接洽留学之事，也完全承担，一手包下。他也效仿我们，呼溥仪为“皇上”，甚至对于溥仪还答应“噫”。

和我一同学习日语的，还有溥仪的妻弟郭布罗润麒，我们一共从远山学了半年之久。远山常请我们到他家去吃日本饭，有时也邀我们参观天津日侨学校的运动会。在这半年之间，我们学的日本语倒不怎样，远山却把我和郭紧紧抓在手中。对于其他日本人接近我们，他多方阻碍甚至破坏。例如，1928年日本在东京举办“唐宋元明书画展览会”时，溥仪也把从故宫带出的一些东西送去展览。日本的老陆军特务头子退役中将坂西利八郎到津，想让我当溥仪的代表参加会议，就运动前清毓朗贝勒的妻子等“玉成”此事。此事为远山所闻，遂恫吓我说：“现在还是留学要紧，参加展览会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您一定要出这个风头，留学的事情我就不能负责了！”我听到这种“最后通牒”式的严重警告之后，便回绝了坂西。其实远山所怕的，倒不是我出风头，而是怕我和坂西那样的人发生关系，他便不能包揽我们的一切了。

他不但防范我们接近其他日本人，也防范我们到日本后和自己本国侨胞接近，于是便危言耸听地对溥仪和我们说：“现在中国各地赴日留学的人很多，人多类杂，特别是他们如果知道二位和‘皇上’的关系，非常危